

稱心如意

施蟄存譯

正言出版社

1948

精 心 製 成

● ● ● ●

正 德 堂 製 成

1948

版初月九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雙

朱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言 正

號二四三路州福海上  
號五一九四九話電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社 報 言 正

號六三四路州福海上  
號〇四〇七九話電

意 如 心 稱

譯 存 盤 施

角六券圓金價定

## 引言

最先使我對於歐洲諸小國的文學發生興趣的是周瘦鵑的「歐美短篇小說叢刊」，其次是小說月報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其次是周作人的「現代小說譯叢」。這幾種書誌中所譯載的歐洲諸小國的小說，大都是篇幅極短，而強烈地表現着人生各方面的悲衰情緒。這些小說所給我的感動，比任何一個大國度的小說所給我的更大。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學專號」，其中又有一些論文，介紹歐洲諸小國文學狀況之一斑，使我得到了初步的文學史知識。

其後，當我自己能找外國書誌看的時候，我發現有幾種英文雜誌似乎專注意於這一方面的文學之介紹，例如 *Dial*, *Living Age*, *Sironic Review*, *Poet Lore* 等，因此我對於這些雜誌也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然因財力不足，未能每期買得，結果是看到的少，遺漏的多。而看到的又往往是在圖書館中匆匆過目，或從朋友處輾轉借來，留一、二日即便送還，因此亦未曾多有逢譯。

民國三十年，來廈門大學教書，在西文雜誌書庫裏發現了四五年的 *Living Age* 及

Dial，皆一九二〇年代的東西。欣然取閱，對於那些未曾看過的固然還覺得挺新鮮，而對於那些看過已久的，尤其有舊友重逢之樂。四年來，每當寒暑假，山居無事，便將其中所載歐洲大陸諸國小說，擇尤彙譯。陸續譯成者不下三十餘篇。這個集子裏所收的十篇，便是此中的一部分。

這十個短篇是我所最心賞的。我懷念着巴爾幹半島上的那些忠厚而貧苦的農民，我懷念着斯干狄那維亞的那些生活在神祕的傳說與凜冽的北風中的小市民及漁人。我覺得距離雖遠，而人情却宛然如一。在我們的農民中間，並不是沒有司徒元伯伯，而在我們的小城市中，也很多同樣的「老古董」。所可惜的是我們的作家們卻從來沒有能這樣經濟又深刻地把他們描寫出來，於是我們不能不從舊雜誌堆裏去尋覓他們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九日 施鰲存記

民國三十四年秋間，福建永安十日談社給我印出了這個短篇小說選譯集，原來的書名是「老古董俱樂部」。如今承正言出版社給我重印，原想另外寫一點題記，但看看原先的那一篇，覺得實在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故附識數語，述其顛末。書名今改用「稱心如意」，較為簡淨也。卅七年六月十日。

# 目次

羅西察河上的石橋	一
聖史璧列侗的眼睛	二三
客	一九
兩孤兒	二七
稱心如意	三七
婚禮進行曲	四五
緘默者彭齊	五五
賊	六九
老古董俱樂部	七九
建築家	九五

# 羅西察河上的石橋

保加利亞 A·卡拉列舍夫

「母親，我怎麼才能知道我不是犯了罪孽呢？」

「告訴我，我的孩子。」

「告訴你什麼呀？」

「你害着病躺在床上已經足足三年了。三個夏天已經像一隊長長的駱駝隊一樣地過去了。牠們在你的小窗外面經過，並且看着窗裏邊。那些黑櫻桃已經熟了三次。你也沒有伸起手來採摘牠們。高高的麥堆已經在麥場上堆起了三次。從前你不是很愛這上帝底世界的嗎？你難道不會渴望着走出去，在太陽底下，看着那些樹木，麥田和那座巍峨的大橋——還看看那些年輕的姑娘們長得多麼好看嗎？整整的三個夏天——而你還不能起來！」

「我不知道，母親；或許我不會再失掉這個世界了。」

「你爲什麼這樣說呢？」

蠟燭把牠的仁慈的光芒照在這個病人底臉上。聖瑪利亞在那神龕裏緊緊地抱着那小

耶穌，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似的。那老母親坐在一隻小凳上，把她的手輕輕地攔在她兒子的手上。她不知道該怎麼樣問他才好。兩顆粗大的淚珠從她的臉頰上滾下來。屋子外面，是嚴寒的白夜。在黑籬笆外的小街上，什麼地方的被壓折的樹枝發着微微的響聲，正如在祈禱一般。牠們溫柔地祈求着老天爺。白色的烟窗穿透了繁密的樹枝而挺起在空中，好像瞭望一下到底是不是全世界都睡熟了。

灰色的小貓抬起了頭看着他們，覺得很奇怪似的。

「你還記得嗎，母親？」

「什麼事？」

「他們開始要在羅西察河上造橋的那個夏天。密爾迦替我做了一件繡着紅花的白襯衫。」

「不錯，我記得的，彷彿還是今天的事呢。在那個夏天，你長足了二十二歲——一個到了結婚年齡的年青人了。」

「他們都笑我，說我決不能把那邱珂伏平原和我們這村子連接起來，說我決不能和這條大河爭抗而克服了牠，在那河上架一頂石橋，把牠像一個年輕的新娘似的降服下來。但是我知道我能做到的。父親和我在隣近的各個村子裏給人家造房屋已經七年了。我已經全都學會了該怎樣建築，而且我還學成了一身好手藝，叫父親很喜歡我。有一次

我們到河邊去鋸那株大白楊樹——你一定還記得那株老樹的——我們坐在河邊上。那羅西察河裏的水很急地唱着歌流過去。楊柳都彎倒了牠們的鬚髻的頭，蘸在水裏取涼。父親對我說：「你聽着，瑪瑞兒，我不能做這件事了；可是你却必須做成牠，就在這個地方。牠必須搭到兩岸而把兩個世界連接起來，在河的對岸，生長着人們的麵包，給他們造一頂橋，讓他們好走過去收麥子。」

那時一隻小鳥正在那大白楊樹上唱歌。我聽着鳥聲，同時也聽着父親的說話，於是我說：「我不是能給他們一頂橋的人呢？」

「當然你是的。記着；這裏是最好的地點。讓牠成爲一頂四個涵洞的大石橋。到塞拉思去召集那些石匠來做石工。把農人都召集起來動手。一點也不用怕什麼。祇要世界存在，他們就會得永遠紀念着牠。天下沒有比這件工程再偉大的事業了。」

那唱歌的小鳥生着一對銀色的翅膀。天上的甘露從這對翅膀上滴下來。我站着默想。即使父親不對我說，我也該造牠起來。我的想像中就湧現出了那頂橋，橫跨着那大河，一頂巍峨的石橋，母親，正如我後來終於造成了的那頂橋一樣，正如一個箍套住了一條自由自在的地穿入青山中去的即溜的黃蛇——那蜿蜒的河流。於是我就聽見大車隆隆地在那橋上行過，捆麥子的繩索沙沙響着，而那些從岱里·奧曼來的水牛顫動着牠們的彎曲的角。

「當你開工造橋的時候，」我又聽見父親的聲音說，「把你最親愛的一個人砌在裏頭。」

「誰是最親愛的呢？」

「你自己知道的。」

病人說到這兒就停住了，基督底母親點着她的頭，而她的嘴唇好像在這樣說：「我決不肯拋棄我底兒子的。」

月亮從窗子裏照進黃色的光來。沿着那白色的小街兩旁的櫻桃樹，一株挨着一株地，笑着。夜是一幅白色的被單。聖伊里亞思在那黑暗的原野中巡遊着，詢問那些田地是否感到口渴，要是口渴的話，明天他可以給牠們水吃，於是牠們回答了牠。

「我的父親歸天了，祇剩下我獨自個造這頂大橋。我雖然知道這頂橋該怎樣建造，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是不是必須犧牲一個活人。誰能告訴我呢？春天讓鸚鵡來報告她來臨的消息了。那些毛髮鬚鬚的石匠們也都來了。他們整天鏗鑿着石頭，於是我進行着我的工作。我很害怕；但是我很高興。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母親，要送一條人命。我怎麼敢？誰應該被我埋在這橋下呢？那日子終於到了。我們踏着兩岸的形勢。我頭昏眼花地走着，心裏想我也許會發瘋了……一天晚上，我到他墳上去，跪在他墳頭，抓着他的墳土。」

「告訴我，是誰。你知道的！」

那墳靜悄悄的不做聲。一個墳會說話嗎？

於是我回了家，天已亮了，我睡熟了做了一個夢。父親像在世的時候一樣地走向我身邊來，束着他那紅顏色的肚帶，肩膀上披着他那粗羊毛的大氅，手裏握着一隻白鷹。他立停在羅西察河的高岸上，對我說道：

「我把這個鷹放了，留眼看牠停在什麼地方。牠會告訴你，誰是你該埋在橋下的人，放出些勇氣來，我的孩子。」於是那白鷹拍着牠的翅膀冲天飛去。牠在村子上繞了三個大圈子就降落下來。牠像一塊石頭一樣地直落下去，我看不見牠到底停在那裏。父親眼看着我，搖着頭，便跨步向河上走去，忽然間，我的橋已展開在他面前，於是他從這橋上走過去，他在對岸站住了，把這頂橋從這邊到那邊的仔細察看了一番，揮着手說道：「前進呀！」

我吃了一驚，直跳起來。那時你正站在我床邊，母親，你說，「起來，瑪瑞兒，天早已亮了。大車老早已開動了。醒來呀！石匠們都已經上工了！」

我出了門，並不到橋邊去，而走向諾亞老爹的場地上去，我想去看看密爾迦，把這一切事情告訴她，讓自己心裏鬆動一下。當我走到她們的屋子前面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可怕的景像。在她們的胡桃樹上停着一隻白鷹！就是我父親放的那隻鷹！

我眼前的一切都變做黑暗的了，我的耳朵都聾了。我跑到父親墳頭，我要掘起他的骨頭來，問問他怎麼可以把我的她搶了去，他，我的父親！難道一點也不疼愛我嗎？我真瘋了——死人怎麼能回答呢。

在那造橋的地方，泥水匠正在唱歌。羅西察河裏的水把他們的歌聲帶走了。牠也彷彿在哼。他們一點也沒有什麼煩惱。他們一邊唱歌一邊進行工作。他們用那些龐大的，龜裂的，像錘子一樣的手堆疊着大石塊，他們正如要把他們的歌曲砌在橋裏頭一樣，他們真是交運的人哪！我該把誰砌在裏頭呢？

我坐在父親的墳上，瞭望着密爾珈家的胡桃樹。天空中遊行着一朵小白雲。這是一個白衣天使底靈魂沐浴在晨光中。到晚上，當我會見密爾珈的時候，我一定會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跪伏在墳頭上，眼睛裏飽含着淚……

在通到邱珂伏平原去的大路邊，我看見一片大黃雲。我聽見一派鈴鐸聲和叫嚷聲。無數載滿了麥子的大車都在開始列隊出發了。在白楊樹上鳴叫的那隻小鳥現在棲止在第一輛車上，啄食着麥穗了。當他們行到河邊的時候，他們並不把牛卸下車輻來，祇是等着，他們等着誰呀？我站起身來，擦擦眼睛，把手橫在額上瞭望，可是並沒有什麼人。在底下，那些泥水匠還在嚷着，「杭——育！」

我心裏打定了主意。就這麼辦！

在晚上，我的密爾珈到井邊去汲水。當她俯身在井關上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的黃銅的耳環，還量了一下她的修長而黑暗的身影。祇有月亮看見了我的舉動。」

這時，在樹枝上，那小鳥又啾啾地唱起歌來了。小猫豎起了她的耳朵，一跳就跳在窗上。這病人又神志恍惚起來了。這就是在那被伐去以前的白楊樹上棲息及唱歌的那隻小鳥。牠曾經有好幾夜飛來唱歌，而現在牠又來了。牠在櫻桃樹的葉叢中穿跳着。小猫在窗上牽動着牠的小腳爪。他的母親站在床邊聽着，但簡直不信她的兒子所說的話。他怎麼竟能忍心使她死掉呢？

「這該詛咒的橋，還是讓風暴把牠摧毀了吧。」

「你爲什麼要詛咒牠，母親？這是我的決定。我造成了這頂橋。我犧牲了她。」

「但是你因此犯了一個大罪了，我的孩子！」

這個大匠的眼睛忽然光亮起來。

「你還記得我們完工的那天嗎？那個星期日是多麼發瘋一般高興的節日啊？九個村庄裏的百姓都聚會繙來慶祝羅西察河上的大橋底開幕禮。這裏頭有一大羣青年人。兩個山裏頭的牧人，他們後來就在我們這裏過夏的，奏着風笛。你還記得這兩個人嗎，母親？那個黑臉的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想要娶珂娜姊姊，但是你沒有贊成。因爲你不願意把

她嫁給外路人。那些老年人在橋上繞來繞去，將他們的手杖叩擊着，又撫摸着那冷冰的石頭，說道：「上帝一定已把大聰明賜給瑪瑙兒子！」可是到底上帝怎樣把大聰明賜給我的，這祇有我自己知道。人們全都非常高興。他們從亮晶晶的酒瓶裏喝着酒，互相祝頌健康。那時我一聲不響，也不想喝酒，只看着這羣高興的人。當那風笛嘟嘟地響起來的時候，不論老的小的，全都跳起身來了。他們手牽着手，開始瘋狂似的跳起舞來。有人嚷着，「喂，你們大家都忘記他了，那大建築家在什麼地方呀——來跳一會兒舞呀？」他不再說下去了，而這時風笛也停止了。人們都忽然寂靜下來，吃驚着。他們讓出一條路來；我回轉身去，母親，啊！上帝！我看見一個屍體！你總知道他們抬來的是誰。

「我跑到墳場上，給她墳頭上撒了一把土，求上帝保佑她的靈魂！」

「當我走回來的時候，我看到人們還在跳舞和娛樂。我拿了一瓶酒，一直喝到爛醉。我們跳舞到半夜。在底下那塊小平地上，幾口大鍋子裏滾着沸湯。他們宰了九隻羊。再底下，那邱珂伏平原似乎顯得更廣大了些。牠也很高興，燕子都在玉蜀黍田上穿來穿去。那荒地也在渴望着有人去用古代亞當的耒耜耕耘牠。」

「火炬被燃點起來給我們照明了。姑娘們的眼睛裏都閃着亮光，像黑色的火一樣。我的心因悲哀和癡癩而碎了；我想我應該放棄她，決不再想起她。我喝得大醉。願上帝

饒恕我！

「半夜之後，當第一隻雄雞叫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昏昏夢夢地回到各人的家裏去了。我却沒有就回家休息。我坐在一塊石頭上默想。當時我心裏到底想些什麼，現在我已經記不起來了。當我坐在那兒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叫我。」

「瑪瑙——兒。」

「我站起來，一直向那聲音的地方走去。月亮把黃色的光液灌了滿地。我不記得走了多遠。終於，在麥田中間的那小山上，我看見了一個裸體的女人，她那鬆散的黑髮一直拖到地上。」

她是從左手走出來的；這顯然是從那些刈割了的麥子堆裏出來的。但誰知道她從什麼地方來到那些麥堆裏呢？一大片荒地都沉醉於蟋蟀的謳吟聲與繁星的閃光中。誰知道，也許當時我還是昏迷不醒的。我凝看着這個等候着我的女人。」

「瑪瑙——兒。」

「什麼地方，有狗在叫起來了。牠們拉長了頸子對着月亮狂吠着，我不知怎的，覺得很悲慘。我站着注視她。我身子打着寒慄。那些麥田也打着寒慄，開始皺縮起來了。這女人是誰？我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的？多麼黑的眼睛……啊母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一雙眼睛。可是這雙眼睛却似乎是怪熟識的。牠們抱住了我，於是她向我走過來。」

了，肌膚雪白而又美麗。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裸體的女人。她的黑髮發着悉索悉索的聲音，她的眼睛灼熱了我。忽然那麥田變得很黑暗了，於是她伸出兩臂來向着我。

「我等着你很久了。」

她說出這話之後，我才認識她。這是密爾珈。我叫了出來。啊，不，我並沒有叫出聲。我給嚇怕了。我就向麥田裏跑，而她跟着我。

「你爲什麼跑呀，瑪瑞兒？我們今天已經訂婚了。你難道沒有看見那麼多的人從各個村莊裏趕來慶賀我們嗎？」

我祇覺得她那些柔軟的頭髮使我窒息了……」

神龕前的小蠟燭閃亮了一下便熄滅了。月亮隱掩在櫻桃樹背後。那老太太把她的手按在病人底額上，哭起來了。小貓在白光的小街上追逐着影子。在遠遠的麥田裏，聖伊里亞思在月光中遊行着，採着草藥。他問那些麥田，要不要他向上帝求乞一些水。那些麥桿回答了他。

「母親，到了星期日，你到墳場裏去的時候，請你在她的墳邊停一停。遲一些，等人們走完了之後，你告訴她，羅西察河水已經流了三年，沖洗着我那頂橋下的大石頭。她已經把我的罪孽洗淨了沒有？你去問問她，母親——她會告訴你的，到底我的罪已經被饒恕了沒有。」

安蓋爾，卡拉列舍夫 (Angel Karalicheff) 現代保加利亞短篇小說家，生於一九〇二年，處女作小說集出版於一九二四年。生平未詳。但知其作風與一般保加利亞作家如愛林·沛林者相近，即好用民間傳說作情調憂鬱之小說也。此點實為保加利亞之民族性，故我人讀保加利亞諸作家之小說常覺其與民間故事距離不遠，而缺少客觀的寫實成分，此篇所述瑪瑞兒因造橋而犧牲其愛人，當亦為保加利亞民間迷信之一種。此種迷信，我國亦有之，故此文亦可視為一種民俗學之參考材料也。惜卡拉列舍夫作品之被譯成外國文者不多，於英法文中尤罕故我國讀書界不知其人。此篇係從維克多·夏倫科夫博士 (Dr. Victor Sharenkof) 英譯本轉譯者。